

> 闲话

我的故乡,藏在滇东北一个叫黄金村的褶皱里,那座唤作唐家山的山,是我生命最初的坐标。

记忆里的唐家山,总裹着一层化不开的云雾。清晨推开门,雾气漫过门槛,直朝屋里钻,会沾湿额前的碎发,远处的杉树只剩模糊的轮廓,连鸟鸣都像被泡软了,隔着雾传来,温温柔柔的。到了冬天,山顶的树木被薄雪覆盖得灰白灰白的,雪花会落满山间的小路,把草鞋踩出的印子轻轻盖住,我裹着粗布衣裳在雪地里奔跑,呼出的白气很快融进雾里,只留下冻红的指尖和满心的欢喜。

八岁那年,爸说:你该上学了。于是我穿着草鞋,沿着蜿蜒的山路去大队旁边的小学读书。山太高,路太远,每天天不亮就要出门,鞋底磨破了就扯把谷草或芭谷叶拴起来再裹一层,粗布衣洗得发白,磨破的洞又被母亲用线密密麻麻地缝合起来,虽然补丁摞补丁,却裹着母亲缝进去的暖。后来去梭溪公社读初中,连生活费都要靠自己挣——每个周末,我背着一背篓沉甸甸的洋芋,一步一步从唐家山走下来,行程20多公里。我把洋芋卖给学校食堂,换来几块钱,再小心翼翼存起来,买作业本和最便宜的菜汤泡饭。那时的苦,现在想起来却带着

一缕云雾系乡愁

□ 龚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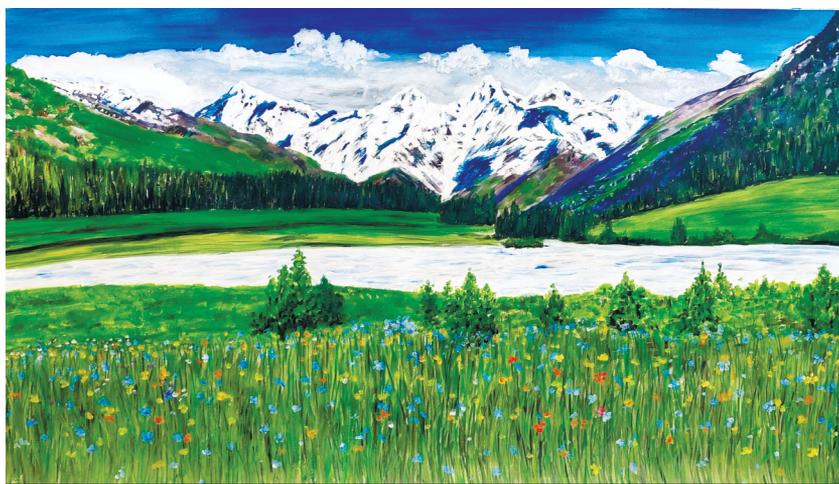
甜,因为每一个洋芋里,都装着唐家山的土味,装着我想读书的念想。

初中毕业,再无指望靠背洋芋去90多公里外的县城读高中,我偷偷报名去参军,离开家的那天,唐家山的雾又浓了。母亲站在山口挥手,身影渐渐被雾遮住,我不敢回头,怕眼泪掉下来砸湿了脚下的路。这一走,便是几十年。

如今再回唐家山,我也是两鬓染霜的人。乡音还在,张口仍是熟悉的调子,可眼前的一切都变了——小时候爬过的那棵老桃树不在了,母亲曾在里面纳鞋底的

老屋也换了新主人。云雾依旧漫山,冬天也还会落雪,可我再也找不回穿草鞋跑在雪地里的自己,找不回背着洋芋下山的清晨,找不回山口挥手的母亲。

原来“回不去”不是因为路远,是时光把故乡留在了记忆里。现在每当想起唐家山,还是会想起那层云雾、那飘飘扬扬的雪花,想起草鞋上的泥,想起洋芋的香。它们像一根细细的线,一头拴着我,一头拴着那座山,无论我走多远,那缕乡愁总在心头萦绕,轻轻的,却又沉甸甸的,一辈子都放不下。



《雪山之下》(水粉画) 徐宜超作

> 小小说

陈一默

□ 欧凤香

雨是后半夜开始下的,缠缠绵绵,到天亮也没个停的意思,把幸福街裹在一层灰蒙蒙的湿气里。陈一默蹲在屋檐下,望着路上浑黄的泥水发呆。

“瞅啥呢?水里能捞出白面馍?”同街卖烧烤的小李子趿拉着拖鞋,故意往水坑里猛踩一脚,泥点子溅了陈一默半裤腿。陈一默像截朽木,动也没动,眼皮耷拉着,只盯着坑里被踩开的水纹迅速地合拢来。

“废物。”小李子撇撇嘴,啐了一口,晃悠悠走了。

陈一默不争,也不辩,依然对着嘀嗒的雨声,对着路边的碎瓦片、烂石头出神。

中午,不知怎么就在幸福街后面那片被雨水冲出个豁口的斜坡下,挖出了东西。先是几片带着绳纹的碎陶,接着是裹在泥里的竹片子。消息像长了脚,半天就窜遍了全街。男女老少,撂下手里的活计,乌泱泱全涌到街后面去看热闹。陈一默也跟着人潮去了,依旧缩在最后面,靠着棵老榕树,远远地看。

临时拉起的警戒线里,几个穿着蓝大褂、戴白手套的人正蹲在深坑边,坑底隐约露出些规整的长方形物件,颜色沉暗,排列着。有些见识的老人压低了声音:“了不得,怕是古墓!看那竹条,是老物件……”

雨停了,天还阴着。坑边很快搭起了防雨棚,架起了灯。灯光惨白,照着坑底和那几个专家凝重的脸。竹筒被一串一串地轻挖出来,放在铺着软布的托盘里,情况很糟,多数残缺,被泥水沁得黑硬,上面的字迹更是模糊难辨。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教授,姓韩,戴着老花镜,鼻尖几乎要贴到竹筒上,眉头拧成了疙瘩。

旁边的年轻助手,举着放大镜的手有些抖。“老师,这腐蚀太严重了,这竹筒上的

字形,从没见过,文献上毫无记载……”

韩教授没吭声,手指悬在竹筒上方,指尖微微颤抖,是激动,更是焦灼。竹筒保存如此之差,文字又如此诡异,可能是重大发现,又或许终是一堆无法释读的朽木。

一直远远杵着的陈一默,不知何时挪到了警戒线边,隔着那根红白相间的带子,探着脖子,直勾勾地盯着韩教授手里那片竹筒。他的眼神里不再是平日的空洞,里面像是有两簇极微弱,随时会燃起的火苗,在幽幽地闪。

维持秩序的本地干事瞥见他,立刻板起脸呵斥:“哎!退后退后!说了不准靠近!陈一默,你连话都不会说,还来凑什么热闹?看得懂吗你!”

陈一默像是没听见,目光依旧粘在竹筒上。在干事伸手要推搡他的一瞬,他忽然蹲了下来,在泥泞的线外,他伸出右手食指,凌空,极慢、极稳地,划了三下。

那不是胡乱比划。第一笔,自上而下一顿,带出一个微妙的弧钩;第二笔,斜掠而出,劲直如刀;第三笔,圆转回环,尾锋内收。三笔,在空中构成了一个极其古怪、却隐约蕴含着某种古老含义的字形。

韩教授眼角的余光瞥见这个动作,猛地一怔,这个字形的构字逻辑,与他年轻时在一本孤本《古文字典》里见过的记载如出一辙,而那本古籍的编者,是二十年前因意外隐退的考古天才陈砚青。他倏地转过头,盯住陈一默还是悬在空中的手指,又猛地看向竹筒上那片模糊的墨迹。他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目光在陈一默的手指和竹筒之间来回扫。旁边的研究生和干事都愣住了,不明所以。

陈一默比划完,似乎耗尽了力气,眼里的那点光迅速褪去,又恢复了惯常的麻木。他缩回手,慢慢站起身,转身就往人群里缩。“等等!”韩教授急走两步,几乎要跨出

警戒线,“老人家,你刚才比划的是什么?”

陈一默停下脚步,没回头,只是幅度极小地摇了摇头,像是叹息,又像是否认。然后,他便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烂泥,慢慢走远了。

韩教授站在原地,望着他消失的方向,久久没动。

陈一默被带走了。不是公安,是韩教授坚持的。起初幸福街炸开了锅,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他偷了考古队的东西,被抓了;有人说他以前经常盯着古墓的位置看,行为怪异,被拉去问话了。但很快,这些声音就被新的谈资覆盖。

三个月后,一间单独的修复室内,陈一默穿着浅蓝色防护服,戴着口罩和头套,只露出一双沉静、稳定、锐利如鹰的眼睛。他手上戴着薄薄的乳胶手套,面前宽大的工作台上,铺着墨绿色的软垫。他微微倾身,呼吸轻缓,整个人仿佛与周围的空气融为一体,又回到了最熟悉的工作状态。他左手用特制的细头真空吸附笔,吸起一片边缘带有一道极细微阴刻卷云纹的玉片,右手持着细长的专用黏结剂点涂笔,笔尖蘸取微量无色透明的环氧树脂。笔尖距离玉片的断面只有0.01毫米,黏合剂被精确地“铺”在断面上,形成一道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薄膜。然后,他移动左手,玉片缓缓靠近另一块主体碎片。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丝毫颤抖,“咔”,一声轻到不能再轻的契合声,两块碎片严丝合缝地对接在一起,那道阴刻的卷云纹流畅地延展下去,天衣无缝。

就这样一片,一片,又一片,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

卖烧烤的小李子好长时间也没想明白,陈一默是怎么一夜翻身的。幸福街上的人也想不明白,这些被称为文物的东西是如何第一时间被发现的。

> 诗苑

是初见,也是重逢

(组诗)

□ 李小白

打茶花

山水宜居,两万三千多亩茶山
超过二点六亿元经济收入
川渝大地,十分春色
这里:独占七分,有余

在三月的额头,我们用心选择
适中的柳木,杉木,松木
剔除锋利,保留本色和温润
进茶园。木棍起落间,轻重有度

那些芭蕾和初放的茶花
展开翅膀,回归地心
给茶树,也给自己

祛魅。不是终点
是为了更专注地修炼
一朵花

题崖上居

流淌过朋友的眼眸
我首先看见,一排蜂桶
像一行方块字,饱含着甜蜜
在我之前,向着云端奔跑

木梯,茅檐,都刚刚好
容我置身于露台
低眸,有万家灯火
伸手,可摘取星星和云朵

因自身寒意太重
我从蘑菇云中退了回来

火铺上火烧得正旺
带着泥香的萝卜口感纯正
红薯、洋芋在火坑里
看着看着就成了金黄色

就这样,将线头轻轻一拉
夜的蝴蝶结就被解开
龙头山周围
从来就没有解不开的结

甘露泉

可以这样理解吗
天降甘露,泉润四方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她本身
另一个名字:一碗水

人生事,尽在一碗之中

可抚慰今日:人间烟火
也可记忆:曾经
那场经年不化的冰雪中
越来越清晰的铭文:

一念成仙
一念没于红尘

缓缓归

把枯枝还给春芽
把冬天还给冬天

甘露泉依旧
在山顶,细水长流
下山路,也是细水长流
我拾级而下

不知不觉就学会了
侧身、虔诚、低头看路
踏实一步前进一步

满山樱花已盛开
叩请一枝
缓缓归